

第十回 詠雪詩當爐一笑

詩曰：

雙袖蹁躚舞越羅，小娃十五解吳歌。
灑壚體說臨邛好，閭闔門前花柳多。

——右《竹枝詞》

西子湖頭賣酒家，春風搖蕩酒旗斜。
行人沽酒唱歌去，踏碎滿街山杏花。

——右《竹枝詞》

當日錢生自尋白雲峰閑話，不意娉婷嫋娜，走出一位佳麗人來。錢生注目視之，神瑩秋水，態若朝雲，其他不能細數，只這秀髮堆鴉，金蓮一捻，便足魂銷。那女子啟一點未脣，露兩行玉齒，逡巡問道：「郎君是欲沽飲麼？」錢生道：「非也，特來尋雲峰閑敘。敢問姐姐，還是白翁何人？」那女子道：「雲峰，妾之家尊也。去冬有一位，做那『偶情松醪浣俗塵』之詩的，或是郎君否？」錢生道：「此乃酒後俚言，何勞記憶。」女便問生姓氏，所習何業，錢生謬答道：「姓孫，到此貿易。」隨問其青春幾許，那女子道：「虛度三五。」又問芳名，答道：「小字瑤枝。」錢生又問道：「餘自客歲，即向尊肆沽飲，往來匪朝夕矣，為何不見姐姐？」瑤枝道：「因外大父有恙，過去相探耳。今日家君亦為探望而去，想必抵暮方回。」錢生又問室中更有何人，瑤枝道：「止有老母，近亦抱病伏枕。」錢生雖與昵敘良久，然一片芳心自在友梅、夢珠，並非鍾情於瑤枝也。惟瑤枝獨欽羨生纔。及生欲別，固留道：「尊寓在城，風寒路迂，請以屠蘇暖君凍足。」錢生笑道：「鄙人愧無玉杵臼，姐姐乃欲啜我以瓊漿耶？」方舉杯欲飲，而彤雲聚起，天昏欲晚。素雪既零，淒風凜冽，未幾，推扉一望，大地悉成縞素。錢生倚楹而喟，若有憂色。瑤枝道：「歸途既阻，妾家綢緞頗備，君何憂焉？」錢生道：「室無男子，而小生徘徊不去，將無瓜李之嫌，以貽尊君見罪？」瑤枝道：「無害也，老父龍鍾，諒不能冒雪而歸。」乃令小鬟煽紅爐火，與生擁爐而坐。

錢生道：「姐姐既知拙詠，必工染翰，可無佳作，以貺予懷？」瑤枝即為呵凍，和生前韻一絕。詩曰：

每恨桃源閉綺塵，無端輕別有情人。
妾心只羨鴛鴦鳥，不敢投梭惱謝鯤。

錢生覽詩大笑道：「詩誠妙絕，但不知謝鯤是誰。」瑤枝道：「遠則千里，邇則目前。苟有情種，妾便以終身許之矣。」錢生道：「小生固是有情者，可惜遇卿晚耳。」瑤枝默然。錢生又道：「清坐寂寥，曷若以雪為題，聯吟一律，可乎？」瑤枝道：「惟命。」詩曰：

碎剪冰綃片片春，（生）瑤臺多少散花人。（瑤）
剡溪夜棹遠堪訪，（生）庾嶺寒葩色掩真。（瑤）
十二珠簾非卷月，（生）三千銀島淨飛塵。（瑤）
小橋漁笠渾如畫，（生）疑是南宮筆有神。（瑤）

吟訖，瑤枝進門，侍奉湯藥。於是陰風淒淒，暝色白合，銀釭既點，角枕橫施。瑤枝直待其母睡熟，方得步出中堂，見生向火而坐，急問道：「君怕寒耶？」即卸下綿半臂，與生禦寒。錢生謝道：「偶爾相逢，姐姐便鍾情如此，使小生何福消受？」瑤枝乃詰問道：「妾緜哦君詩，並觀君言語動靜，的是名家仕胤，決非商賈中人也。願明以語我。」錢生笑而不言。瑤枝道：「妾固知之矣。君必欲終秘耶？」錢生乃以實告，且囑其隱而弗泄。

瑤枝道：「君既宦家，必已問名貴族，但不知充下陳、備灑掃者，曾有幾人？」錢生憮然道：「尚乏齊眉，何云姬媵。」乃以夢珠小姐月下相會，及尋申屠丈求取明月珠一事，備陳顛末。瑤枝道：「細聽君言，則君與范小姐，均可謂有情人矣。第不知今後又遇一人焉，其有情亦如范小姐者，君肯以待范小姐之情以待其後見者乎？」錢生道：「餘情痴人也，每閱裨史，至君虞之負小玉，王生之負桂英，未嘗不掩卷三嘆，而尤其辜恩薄倖。然世上又有一等，入秦樓而竊玉，過芝館而迷香，情欲搖搖，而欣彼羨此者，則亦好色淫亂之徒耳，而非所謂深情之士也。若夫信誓旦旦，終始不渝，生而可以死，死而可以生者，方謂之有情耳。使餘今而後，又遇有情如范小姐者，欲我舍范小姐而從彼，則吾不能，若欲以待范小姐之情以待之，則胡為而不然？」瑤枝道：「妾聞待媒而嫁者，正也。擇美而從者，權也。竊觀郎君，器宇不凡，溫然玉潤，誠騷雅之領袖、士林之翹楚也，故一睹豐儀，志念遂決。君雖無援琴之挑，妾實有銜玉之意，願獲託身姬侍，又未卜君子肯分涓埃之情，少及於濯浣之賤乎？」錢生暗思：梅山老人曾許我以三位妻小，雖友梅、夢珠，會合無期，然盟言已訂，或者第三室之緣，其在斯乎？乃欣然許諾。瑤枝即求設誓，錢生乃誓道：「生則同衾，死則同穴，泰山如礪，心炳日月。」誓畢，漏下已三鼓矣。

燈火之下，細睹瑤枝，皓齒明眸，愈覺艷麗。乃笑道：「盟既訂矣，良宵難過，請坐何為？」瑤枝正色道：「妾之所以午夜會君者，誠為百年之事也。今既蒙金諾，荐枕有日，雖鄙陋之軀，不足珍愛，然私諧萱幃以圖苟合，則妾亦淫蕩之人耳，君何取焉？」錢生道：「卿言是也，我雖熱中，姑忍制以待合卺耳。」直至雞鳴而息，終不及於亂。黎明雪霽，錢生賦詩為別。詩曰：

邂逅相逢即誓盟，何須跨鶴入瑤京。
黃河莫道深無底，未及卿卿一片情。
瑤枝亦次韻以答生。詩曰：

休忘雪夜訂姻盟，作速觀光上玉京。
今後馬嘶門外路，凝妝終日盼多情。

吟訖，遂戀戀各道珍重而別。錢生進府，錢公慍容詰問，乃謬以尋謁申屠丈求珠為辭。鳴皋驚道：「那申屠丈乃江湖仙俠，我雖聞其名，而未見其人，子何從而識面？又何因而求珠耶？」錢生備告以姻親一事。鳴皋道：「昔日裴航得玉杵，已與裴妻，子之何

異者以為美談。今吾侄亦欲尋明月珠，以求范氏，倘婚姻果遂，異日風流場中，又添一段佳話矣。但申屠丈既已許汝，只須靜以俟之，又何必恹恹然，而空驚於外哉！」錢生退至側邊書室，思念瑤枝，作小詞以述其事云。詩曰：

有女艷當壚，疑是來姑射。十五正芳年，一幅春風畫。不必奏求凰，便許終身嫁。此後問相思，又在青簾下。

右調《生查子》

錢生又見齋前梅花盛開，以懷友梅，作詩一絕。詩曰：

曾記芳名是友梅，梅花獨向郡齋開。

朝雲暮雨知何處，不入羅浮夢裏來。

過了數日，鳴皋坐堂將退，忽見皂快稟稱，有一申屠丈要見老爺。鳴皋慌忙請入後堂，掩門相見。又喚錢生出，會畢，申屠丈便向袖中取出明珠付生道：「俺自郎君見託，直逾嶺海，尋見賈舶，以三十萬緡購得此珠，雖淹滯十旬，幸不辱使命。在郎姻事可諧，而某報郎之心亦盡矣。」原來珠逾徑寸，光明圓潔，若黑夜放在室中，則一室皆明。昔惠王所云「照乘」，季倫每以代燭，皆是物也。

錢生捧珠踴躍，再拜而謝道：「萍水相逢，過叨恩渥，既起之於垂殞，又錫之以奇珍，銘骨鏤心，感何可既。」申屠丈又囑生道：「室家之事，因當勉圖，此外或遇閑花野草，亦須屏卻淫邪，以存陰鷲，庶幾功名可成，而遐齡可保。郎宜珍重，俺從此別矣。」鳴皋與生牽袂懇留，申屠丈執意要行。錢生歛噓道：「此別之後，不知何時再會？」申屠丈道：「後會無期，難以輕約。或於便鴻，當稍附一信耳。」言論，飄然策蹇而去。錢生即於次日黎明，辭別叔父，帶了紫蕭，回詣金陵。鳴皋亦遣人護送，並修書一封，問候范公，為生申說親事。

錢生一到白下，即入城先訪許翔卿。許家回說舊冬已到北京去了。錢生便由大街趨往范宅，但見門外悄無一人，門上封皮緊鎖。錢生茫然不解其故，遍處尋問，方遇一老蒼頭，蒼頭泣道：「家老爺不知為著何事，忽被聖上拿門，去年十月間，已為錦衣衛校尉拘往長安去了。」錢生又問：「夫人、小姐今在何處？」蒼頭道：「當老爺臨去那一晚，夫人、小姐即隨著小相公出城，今亦不知去向。」錢生聽見，徬徨不寧，淒然欲泣，乃謂紫蕭道：「我只道有了明珠，則姻期可以唾手。誰知又遭此變，如何是好？」紫蕭道：「既范爺有了這件奇禍，即尋見了夫人小姐，恐亦無濟於事。不如原到東昌，再為商議。」錢生曰：「汝言最是。」遂連夜出城，向客店中安歇一宵。次日，五鼓起身就路，不則一日，又到了東昌。

鳴皋見生，驚問道：「吾侄去而復回，莫非親事不諧麼？」錢生說出范公被逮之事，鳴皋大駭道：「聞老已謝歸林下，那當事者猶放他不過，必欲羅織以罪，真可為寒心矣。故仕宦之險，昔人喻以泛海，信不虛也。但吾侄姻事，將欲如何？」錢生道：「姻事且不須提起，竊料范年伯此去，輕則貶竄遐陬，重則竟有滅身之禍。愚侄放心不下，欲到京師，探聽消息，不知叔父以為可否？」鳴皋道：「今日正是小人世界，子去探問，恐或被人偵知，不惟無益於公，抑且惹禍於己。況今科試在邇，我正欲為汝斡旋前程，以向秋闈鑿戰。若到北都，豈不誤了科場大事？依叔愚見，還是不去罷。」錢生道：「不然，平居無事，則依附門牆。一朝有患，即掉首不顧，此乃小人澆薄之態耳，侄豈肯效之？況范年伯青眼盼睐，既已骨肉我矣，今日到京一望，亦情理所不能已者。且不肖此去，自當小心在意，決不惹禍，以貽叔父之憂。」鳴皋躊躇半晌道：「汝既要去，我即著人，為汝納了北監，以便在彼應試。須念三年辛苦，閑在寓中，再把經文用心細繹。倘遇朱衣暗點，豈惟爾叔之喜，庶不孤爾母倚闥之望耳。」

於是擇吉日起程，鳴皋置酒餞別，臨歧再三囑咐：「前途謹慎。」又作詩為贈，有「不獨秋風聆鶯荐，馬蹄並望探花歸」之句。錢生俯首受教，揮淚而行，因期促意忙，不及向白翁一晤。

將抵部門，已四月中矣。畢竟是皇都地面，風景繁妍，有多少劍履簪纓、鳴珂於丹陛，雕鞍紺轡，擊殼於通衢。以至龍樓鳳闕之崇華，四海九州之客旅。有先賢《長安春望》詩為證。詩曰：

南山晴望鬱嗟哦，上路春香玉輦過。

天近帝城雙關迴，日臨仙仗五雲多。

鶯聲盡入新豐村，柳色遙分太液波。

漢主離宮三十六，樓臺處處起笙歌。

錢生到京，尋一寓所，在國子監之左。其居亭主姓王，號季文，原籍姑蘇，以刀筆為生涯，蓋訟師也。有女蕙姑，年已二十有五，雖曾受聘，尚未於歸。生以桑梓之宜，且便於進監，故借寓焉。此時王太常已起服進朝，連升二級，除授吏部左侍郎之職，錢生慮其猶宿舊憾，故從母姓，而改諱為芳。自有鳴皋遣來之僕，投遞文書，照例納監，不必細談。

生以鞍馬勞憊，在寓靜養數日，方到刑、兵二部打探范公消息。忽於中途湊巧遇著賈文華，便邀入酒樓敘晤。文華道：「臺下進京，必有貴務。」錢生道：「不為別事。只因金陵敝年伯，奉旨欽提，特來探候。」文華道：「若尊駕早到半月，便得相會，今范公已出京去了。」錢生道：「賈兄既知敝年伯出京消息，必知所以得禍之由了，願乞賜聞始末。」文華乃附耳調生道：「只因范公有一小姐，新吏部王爺欲與聯姻，范公執拗不允，故王吏部致書裴爺，求他尋計中傷，不料裴爺正怪范公冷落，故假旨逮了進京。初意不過但恐嚇他一番，使他驚懼，從了王太常的婚姻，便放耳，不料范公為人耿直，寧死不從。欲要重處他，又因他在開封做太守，清廉有名，故但謫到塞外去了。」錢生聽了，不勝嗟嘆。文華飲罷，因有事別去。錢生悵然，回到寓所，毫無外事。每日只是閉戶溫習經史，以圖上進。但客窗誦讀殊覺寂寥，有詩細詠之道：

枕疊殘書床繫繩，照人無焰是孤燈。

縱然異日青雲客，此際淒涼不啻憎。

卻說王季文的女兒蕙姑，因夫家無力未娶，琴瑟衍期，標梅失望，未免花朝月夕，對景生情。又見錢生少年風雅，愈覺動心。又聽見他夜夜誦讀，如鶴唳、如蛩吟，聲聲感人肺腑。這一夜，按納不住，乘人睡熟，竟悄悄走至窗下竊聽。欲推門而入，門是關的，只得輕輕扣響，錢生聽了，忙掩卷問誰，卻又寂然。未幾，將欲展卷，又聞扣響如前。生平素畏鬼，亦呼紫蕭，而紫蕭已垂頭熟睡，乃執燈自起啟扉，只見蕙姑靜立於扉外。驚避進房，蕙姑亦尾後而入。錢生愕然道：「小娘子寅夜至此，有何見諭？」蕙姑道：「聞君靜夜讀書，特來作伴耳。」錢生道：「小生自有聖賢為伴，請勿進內，男女之間，嫌疑不便。」蕙姑別了燈煤，翻弄書帙，含笑而問道：「君乃風流名士，曾閱《西廂記》否？」錢生正容道：「此乃艷曲淫詞，豈入我輩之目？」蕙姑又雜以諧謔，多方誘生，而生終不能動。乃雙臉暈紅，含愠而退。自後，錢生防避甚密。

一日，與王季文閑話，偶及蕙姑親事，姑知其婿文長儒，乃順天府學，一貧如洗，不克糊口。錢生以叔鳴皋所付囊資有餘，且憐蕙姑之情，乃呼長儒，以五十金贈之。無何，已是八月初旬，錢生因試期已迫，謚慮凝神，擬經書題七個，做成七篇。及入場，四書題悉如所擬，惟經題稍異耳。以後二三場，俱一揮而就，文藻燁然，若有神助。及揭曉，中在前列。

鹿鳴宴畢，謝過座主房師，收拾行李，將欲南轅。適值鳴皋遣人以書付生。生啟緘視云：

閱鄉書，知侄果已奪標，使我老懷浣慰。此後更宜著鞭，把長安花一朝看盡，而錦裏言旋，一副爾叔眷眷之望，尤為至快也。我老矣，將營糟丘，投奔而隱，爾弟豚犬，不足為言，所以紹青氈而有高門之慶者，獨在汝耳。時屆歲寒，燕山雪花如斗，惟侄加餐自慎為囑。外寄小菜數種，銀若干，以為汝旦夕薪水之費，須逐件檢入。錢生得書，行蹤遂止，然心中怏怏，一片相思愈深幾倍矣。

欲知春試如何，下回便見。

[返回 >>](#) [合浦珠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